

寶珠情恨

胡吉六
楊紹華 著



三秦出版社

楔 子

剪报拾遗：解放初期，西安工人村一对在工厂工作的吴姓夫妇，收留了一个无依无靠的 80 多岁的老婆婆。老人临终时送给他们俩一个污垢发亮的小枕头。吴妻在拆洗这只小枕头时，发现里面有四颗光华四射的珠子。经当时正在西安考古的郭沫若同志鉴定，证明这是慈禧太后凤冠上九只凤凰嘴里衔着的九颗宝珠中的四颗。故宫博物院寻找多年了，渺无音讯。现在宝珠失而复得，郭老真是喜出望外。国家按当时收购珠宝政策的有关规定，要付给吴师傅10万元人民币。可是他们坚决不收，要将宝珠献给国家。经文物单位一再向上级请示，还是付给了他们1000元，算是对吴家夫妇照顾老婆婆的一点补贴。

四颗价值连城的宝珠落在一个孤寡老人的手中，直至她死后才被人在一个又破又脏的枕头中发现，真够传奇了！这里面经历了多少人际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让我们顺着陶珠老人的足迹，追溯四颗宝珠的来龙去脉吧！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夜明宝珠珠连珠	(1)
枕中明珠	(1)
望郎坡前	(5)
第二章 深宫锁娇娇遇娇	(12)
宫门森森	(12)
柳暗花明	(17)
逃离虎口	(22)
搜捕新党	(29)
智出城门	(33)
第三章 抽刀断水水更流	(38)
又落窠窝	(38)
夜幕惊魂	(43)
占卜凶果	(49)
悲惨身世	(54)
第四章 西行寻梦梦中梦	(60)
古刹脱险	(60)
她的梦，他的梦	(67)

美梦初惊	(74)
神鞭会刀王	(80)
投奔杨虎城	(87)
第五章 群龙交错错中错	(98)
不速之客	(98)
相见时难别亦难	(102)
明月庵内	(111)
刀枪逼珠	(117)
抽签问斩	(124)
夜半枪声	(129)
第六章 心系千结结中结	(132)
庵堂相会	(132)
生离死别	(136)
渭河呜咽	(140)
父子相会	(146)
红烛流泪	(152)
第七章 恩恩怨怨怨变恩	(156)
母女情深	(156)
柳府奇遇	(160)
柳家夫人	(163)
三个黑影	(169)
新“鸿门宴”	(175)
柳府养伤	(181)
寿礼连丧礼	(186)
梅府冤魂	(194)
古屋枪声	(201)

第八章 幽幽花魂魂绕魂·····	(210)
两情依依·····	(210)
救友负伤·····	(215)
三女送葬·····	(219)
人生十字路·····	(222)

第一章 夜明宝珠珠连珠

枕中明珠

陶珠珠走完了82个春秋的人生旅途，现在只有一丝丝细微的呼吸，在生与死的界限上徘徊着。

一双似睁似闭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个房间天花板的一角，整个身躯僵硬地躺在木板床上。几天来，老人没有进一滴茶水，一粒饭食，嘴中只有一丝游气了。

张大嫂轻轻地走到床边，用耳朵贴在老人枯瘦如柴的面颊旁，屏心静气地听了一会儿，一丝极其细微的声音在老人的喉咙里咕噜着，一时分不清是在说话，还是浓痰在喉管里折腾。张大嫂伫立床前，仔细地注视着老人面部的细微变化。

忽然，老人干瘪的嘴抽搐了几下，好像有话要说而又说不出来。张大嫂望着老人想说又说不出，想动又动不了的痛苦表情，心情十分沉重。

在这个世界上，陶珠珠孤身一人，无亲无戚，无儿无女。十年前这个在街上行乞度日的疯婆子，倒在雪地里奄奄一息地呻吟着，还是好心的张大嫂喊来了刚从厂里下班回家的丈夫吴大坤，把老人抬回家里，用一碗米汤把她从死亡线

上救了回来。从此，陶珠珠才算有了个家。

整整三天了，陶珠珠就这样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挣扎着。张大嫂请了一个老中医来给老人看病。这位一向有着“菩萨心肠”的老郎中，这一次却变成了“铁石心肠”。他摸了摸老人的脉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灯油耗尽了，准备后事吧！”

老中医连处方都没开就起身走了。

陶珠珠的嘴巴微微动了两下，好像又有话要说。张大嫂急忙俯下身子，大声问道：“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慢慢讲，不着急，我在听。”

一颗混浊的泪水从陶珠珠深陷的眼眶中溢出来。停了好一会儿，老人像是在聚集全身最后的一点点精力，十分艰难地举起瘦如枯柴的右手。张大嫂连忙帮老人把手扶起。老人又喘了几口气，用一双干柴棍似的手指，哆哆嗦嗦地点了点头下那个油垢破烂的枕头。

“这个枕头？”张大嫂不解地问。

老人微微点了一下头，那双手就无力地垂下去了。张大嫂连喊几声，老人纹丝不动。她安静地睡着了。

丧事十分简朴，吴大坤夫妇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还变卖了几样家具，总算给老人买了一口薄板棺材。他们按照老人生前的遗愿，把她的遗体安葬在市郊的望郎坡上。街坊中一位石匠师傅又给老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行苍劲有力的大字：

望郎坡女主人
陶珠珠老人之墓

1950年10月

死者没有多少遗物，除了张大嫂替她缝制的几件粗布衣衫外，老人唯一的遗物就是一只破烂不堪的枕头和一幅只剩下半幅的花鸟写意画。枕头两端彩线绣制的花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上面堆积着大大小小的补丁和黑得发亮的油垢。半幅水墨画上，一枝独梅含苞待放，主枝伸到画卷中间就齐刷刷地被截断了。枝下一只喜鹊两眼圆睁，引颈翘望着宣纸截去的另一边，是盼望母鸟的归来，还是呼唤远在天边的情侣，谁也猜不透。

吴大坤对这些遗物没有丝毫的兴趣。这天张大嫂为儿子参军的事到街道居民委员会去了，吴大坤叫来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随他给了几块钱（当时叫几万元）就把珠珠老人的衣物收走了。剩下半幅图画和一只破旧的枕头，老头怎么也不肯要，临走时还甩了一句话：“这半幅画一钱不值。这只破枕头，我劝老弟丢进垃圾桶，免得街道查卫生的来了要批评！”

张大嫂从居委会回来，在街边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这只破枕头，她觉得很可惜，就又捡了回家，烧了一锅开水，动手拆洗起来。剪开油垢的枕套，里面装的是晒干的茶叶和一些不知名的药材，还透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拆着拆着，从枕芯里露出一个黄绸紧裹的小包。她迟疑了好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剥开黄绸，里面又现出一层深褐色的油纸。剥开油纸，是一个黄丝带系着的香囊。

随着黄绸包裹和油纸包的层层揭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和兴奋感在张大嫂的全身扩散出来，心脏跳动的频率也明显地加快了。她用颤抖的手指解开那根黄色丝带时，手指怎么也不听使唤，怎么也解不开。这时，一声锅盆撞击的声音从厨房里传过来，她吓得急忙将香囊塞到床下，用一个木盆盖好，推开房门到厨房一瞧，邻居的一只老花猫从她的脚下蹿出去了。她狠狠地骂了一声：“死猫！”

张大嫂拉开大门，伸出头向街道两边张望了一会儿，见没有行人，这才嘘了一口气，忙将门关好，插上木栓，又用手拉了几下，见门关得很牢，才很放心地回到房中。她将香囊从床下取出来放在床上，轻轻地拉开丝带，从里面掉出一颗晶莹剔透的鹅黄色宝珠。张大嫂的手不由得抖动起来，紧张地喘不过气，两眼罩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雾。她镇定了一下情绪，继续抖动香囊，二颗、三颗、四颗，在她面前出现了红、黄、绿、蓝四颗宝珠。她呆呆地站在床前，不知如何是好。她并不知道这四颗宝珠的价值，只是下意识地联想到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传说，在古代的一些墓葬里，帝王将相、公主皇妃、达官贵人死后，嘴里含上一颗宝珠，尸体可以永久不烂。还说什么有的积德行善之家，女主人梦里吞珠生子，不是状元及第就是巧遇仙女喜结良缘。总之，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

张大嫂用双手去抚摸宝珠，可是手指还没有触到珠子又赶忙缩了回来，像一个母亲爱抚婴儿又怕自己粗糙的手指碰伤了婴儿细嫩的皮肤一样。她望着四颗夜明珠出了一会神，连忙用黄丝绸将四颗宝珠裹好，捧进里屋。这时一个更加神奇的景色把张大嫂惊呆了，喜傻了。只见夜明珠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发出了红黄绿蓝的光泽，閃閃爍爍，交相辉映。

张大嫂简直傻了，呆愣在当地，手脚无措。她在心里喊道：“天呵，我是不是遇到了神仙！”

张大嫂连忙将宝珠放进床头一个旧式大木箱里，用一把黄铜锁锁好，又用手拉了几下，铜锁纹丝不动，感到万无一失了，这才慢慢地走出房来，随手将房门带上锁牢。她想去买套香烛黄裱祭祀神仙，随即自己又摇头笑了。现在是什么年月，全国都解放了一年多了，香烛店都改了行，到哪儿去买这些东西哟！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知这四颗夜明珠带来的是祸是福。但又转念一想，该不是菩萨显灵吧，她连忙又去翻箱倒柜，找出几根卫生香点燃，用一只大碗装满灶灰，把点燃的卫生香恭恭敬敬地插在碗里，摆在堂屋桌上，十分虔诚地鞠了三个躬。她怕别人看见了笑话，又忙将大门掩上，自己站在大门口眼巴巴地望着街口的远处，心里焦急地念叨着：“当家的，快回来吧！”。

望郎坡前

1950年的西安城，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忙着扎制彩灯、门楼，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各机关学校团体的腰鼓队，秧歌队的鼓乐声，在这个古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

85岁高龄的著名画家、文物鉴赏家李志殊老人，这天显得格外兴奋，一大早就起了床，在庭院古槐树下练了几套太极拳，又照例回到书屋写了几幅字，然后匆匆用过早点，就出了门。老伴追出来问：“这么早到哪里去？”

“到政协开会。”

“开会9点，现在8点还不到！”

“嗨，今天我得早点去，北京有几位朋友要来。”

“你等等。”老伴转身拿出了一件毛衣，嗔怪的说：

“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像个小孩，连衣服也不晓得加。”她边说边将毛衣披在老人的肩上，还再三叮嘱：“快穿上，别着凉了！”

政协小礼堂里，一个茶话会正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的作家、画家、考古工作者和北京来的几位学者名流，他们正在谈着恢复西安古城的风貌和保护文物古迹的建议。郭沫若同志在西安考证始皇陵和武则天墓，也应邀到会参加了座谈。

会场上的气氛热烈而又融洽。郭沫若同志的一席话，把大家的情绪推向了高潮。郭老提高了嗓门说道：“现在全国解放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就有条件了。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曾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灿烂辉煌的文化。可是近百年来，一个文明古国被西方列强分割得支离破碎，我们的许多文物瑰宝被他们烧毁、抢劫、盗窃。”郭老扶了扶眼镜，情绪更加激动。“大家知道，敦煌石窟的壁画被帝国主义盗走了，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毁了，清东陵西太后墓被军阀孙殿英盗窃了，故宫的许多文物珍宝被蒋介石抢走了。我来西安的前几天，故宫博物院的同志告诉我，西太后凤冠上的四颗夜明珠至今下落不明……”

当郭沫若提到四颗夜明珠时，李志殊浑身抖动了一下，郭老下面讲的保护文物的意见他一句也没有听清楚。他不知道那四颗夜明珠就是西太后凤冠上的宝珠。他心里念道，

“陶珠玢，我找她找了整整60年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四颗夜明珠也不知到了何处！”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一个值班的女青年拿起话筒，对方的声音宏亮而又清晰：“我是‘文渊阁’的张前明，请你帮忙找李志殊老师接电话！”

女青年感到为难：“李老正在开会，请你等会儿再打电话来。”

对方的声音显得更焦急了，几乎是请求似地说：“请你一定找李老来接电话，我有一件急事要告诉他。”

听说是文渊阁的电话，李志殊中断了发言，来到电话室拿起话筒：“喂，你是张前明吗？有什么事？我正在开会。”

“有位叫吴大坤的老师傅，他说有要事要见你一面。”张前明在电话里解释。

一听到吴大坤的名字，李老立即改口：“好，好！我马上回来。”

李志殊和吴大坤有过一段生死相交的情谊。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特务大肆搜捕爱国学生和社会名流。一天夜里，李老正在文渊阁后楼等候几位地下党的学生，忽听得门外传来一阵接一阵的警车声和摩托车开过的尖叫，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张前明神色紧张地闯进来：“李老，快走，出事了！”他打开后院的小侧门，李志殊穿过后街溜进了一家纺织厂的锅炉车间。正在锅炉房值夜班的吴大坤忙让李老脱光衣服，躺进工人洗澡的一个大铁桶里。他转身又放出锅炉的蒸汽，把整个车间罩得雾气腾腾，三尺外谁也看不清谁。

这时，几个特务急匆匆闯进来，厉声问道：“你看见一

个老头吗？”

吴大坤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老祖啊？我从娘肚子里出来，到现在还没进过学堂门，是个大老祖。”

一个尖下巴特务推了他一掌：“妈的，你装什么蒜，是个老头！”

吴大坤这时好像才听明白过来：“啊，有有，是云阳老祖？还是太上老君？他们都在城东‘紫云观’里。”

“少跟他啰嗦，搜！”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转向吴大坤的徒弟，他将手枪顶着徒弟的鼻尖：“你说，看见一个老头没有？”徒弟吓得连连后退。

吴大坤又来打岔说：“他跟我一样，是个乡下来的讨饭娃，一个大字不识，也是一个老祖。”

瘦猴转过来骂道：“妈的，你再胡打岔，老子一枪崩了你。”

吴大坤神色惊慌起来：“老总，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你们看，这锅炉出了事故，到处在冒蒸汽。你一颗枪子崩上去，要是把锅炉崩炸了，我们大伙一起完蛋！”他随手把锅炉上一个出汽阀一扭，顿时发出一阵尖厉刺耳的啸声，在这更深夜静的夜里，令人毛骨悚然，好像一场爆炸事故马上就要发生。吴大坤对惊呆了的徒弟大声吼道：“你呆着干啥？还不快去加煤！你想把我们俩报销了，还拉这几位老总作个伴？”

几个特务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早吓慌了，一个个畏缩不前，赶忙向门口退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李志殊老人躲过了特务的追捕，从此，他和这位工人师傅结成了忘年交。不久他到北京去了，前些时候才回到西安，他

打算过几天去拜访这位有过救命之恩的老师傅。现在吴师傅找上门来，他真是喜出望外。

李志殊赶回文渊阁，张前明早在门前等候。他们来到客厅，吴大坤忙迎上前去握手。没等李老开口，吴大坤快人快语，抢先说明了来意：“有一个老太太去世了，留下了半幅国画和四颗夜明珠……”

没等吴大坤说完，李志殊浑身像触了电一样，双手抓住吴大坤的双臂摇着：“半幅国画，四颗夜明珠？你没看错？”

“千真万确。”吴大坤语气十分肯定。

“四颗夜明珠，红黄蓝绿四色，半幅国画，画中间半枝梅花，下面还有一只喜鹊！”

“对！对！一点不错。”吴大坤十分奇怪：“李老怎么知道？”

“那老太太叫什么名字？”

“陶珠珠。”

李志殊听了，呆呆地站在厅的中央，半晌不语。

张前明和吴大坤看到李老的感情变化突然，一时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所措。

过了好一会儿，李志殊才自言自语地说：“是她，是她，60多年了，音讯全无，没想到却近在咫尺！不错，是她，一定是她！”

“李老，您怎么了？”吴大坤耽心地问。

吴大坤一问，李志殊顿时醒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满含歉意地笑了笑，问大坤道：“珠子和画，你带来了没有？”

“没有。我好久没来，怕您不在这。刚才下班没回家，就特地弯到这里来打听，哪晓得一问就问到了。”吴大坤解释着。

他们一同向吴大坤家中走来。

这是一片典型的城市边沿的工人宿舍区，是由农村进厂的工人逐年累月搭盖起来的。这些低矮的平房有砖木结构，有茅草盖顶，有土墙干打垒，具有城市和农村结合的特色。一条碎石泥土和砖渣夹杂铺起的道路，与城郊的街道相通。几株向日葵从小院土墙里探出花盘，两只红冠公鸡站在墙头啼鸣，像是在欢迎李志殊的光临。

他们走进街尾一间土坯平房，张大嫂忙起身给李老让坐敬茶。吴大坤随即关好大门，把李志殊请进里屋，从炕头一口旧式木箱里，拿出那个黄绸香囊和已经变黄的半幅国画。

李志殊双手哆嗦着打开香囊，四颗夜明珠露了出来。他的双手颤抖得更厉害了，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60年了，她把这珠子和残画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啊！”

“李老，这四颗宝珠是怎么落到陶大娘手里的？”张大嫂想解开这个谜。

李志殊老人感慨地说：“慈禧太后凤冠上九只凤凰嘴里衔着九颗宝珠，这是其中最珍贵的四颗。刚才政协座谈会上。北京来的郭老还提到这件事，这是国家正在寻找的国宝。”

“那就交给政府罢！”吴大坤快人快语。

“这四颗宝珠的来历，让我以后慢慢讲。你们引我到陶珠坟上去看一看。”李老的口气显得非常急迫。

吴大坤夫妇陪着李志殊老人来到望郎坡。这是一座小山

一包，对面是渭河平原，渭河从山坡前缓缓流过。传说古代有对相亲相爱的青年夫妻，新婚之夜丈夫被官府拉去戍边，一去不返。妻子被叔父出卖，她坚贞不屈，跑到坡顶望着丈夫消失的北方哭了几夜，她的泪水溶成了河流，身躯变成了山丘，秀发化成了树林。她像一尊女神，日日夜夜遥望着渺无边际的北方，并盼着丈夫的归来。后人就把这座山丘叫做望郎坡。

陶珠珠老人生前总喜欢独自一人呆坐在望郎坡上，呆呆地望着天空中的游云和西下的夕阳出神，像有无限的哀怨和心事要在这里倾诉。张大嫂问过她多次，老人一句话也不肯说，只是再三嘱咐：“我死了以后，就把我埋在这里！”

李志殊来到坡前，双手扶着青石墓碑，不禁老泪纵横。他弯腰抓起一把新坟的五色土，百感交集。他在内心里呼喊：真想不到呀，几十年来日日想，夜夜盼，朝思暮想的亲人，如今躺在这黄土下面。珠在画在人不在，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李志殊感到一阵心悸，两眼发黑，只觉得天旋地转，“扑通”一声，倒在坟头，昏厥过去。

“李老，李老，您醒醒！”吴大坤夫妇把老人抬到石碑前，轻轻揉胸，急切呼唤，一时都慌了神。

过了一会儿，李志殊慢慢地回过气来。

吴大坤夫妇扶着李老回家，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吴大坤夫妇发现，李老来时精神矍铄，步伐稳健，现在一下子变得神情恍惚，步履蹒跚，显得十分苍老了。

第二章 深宫锁娇娇遇娇

宫门森森

清朝末年的北京。

紫禁城城门紧闭，高大的城墙把皇宫与北京城分割开来，成了城中之城。城墙四周有清兵日夜镇守。朔风吹过，城楼挑檐上的铎铃发出凄厉而单调的声音，更显出内宫的幽深和清冷。

大太监王怀瑞带领着一队从全国各地选进宫来的天姿国色却又满面愁容的少女，向着紫禁城门缓缓走来。

几天来伤心流泪，陶珠珠消瘦了许多。那双因清瘦而显得更大更清澈的眼睛，愈是衬托出这位少女的灵秀。

神武门出现在眼前了。陶珠珠抬眼望去，那敞开的大门像一头张着血盆大口的野兽，不禁浑身汗毛直立，打了一个寒战，一股冷气从脚底透及全身，跨进了这座宫门，今生今世就出不去了。父母，哥哥，所有的亲人，以后只有在梦里相见了。早就听老人们说过，伴君如伴虎，进了这虎口，往后的日子必是凶多吉少。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泪眼汪汪，但又不能让太监瞧着，忙用衣襟擦去。